

莊

子

通

莊子通卷第七

沈一貫註

山木第二十一

外篇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句子出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家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

矣萬物之祖者生天生地之本而所稱衆父父者也若是則物物而不物於物胡可得而累邪有爲人大父之德天下皆親之愛之願爲之子孫安有子孫而忍戕其大父者哉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有合必離有成必毀廉則見挫尊則見議此皆畫地而趨迹章章不可掩者與夫人之徒爭尺寸而求人不能與之爭何可必得故欲免於累者唯道德之鄉乎蓋聖賢之生必不與草木同腐患其能龍而不能蛇能上而不能下爾道崇於天而德卑於地如江海之爲百谷下彼又何區區與人較材

品而生不肖人之心者子出山子字上當有莊字  
傳者事可傳行者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  
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脩先君之業吾敬鬼神  
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句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  
市南子曰君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  
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饑渴隱約猶且胥  
䟽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  
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爲之災也今魯國獨非  
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

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  
實專爲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  
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  
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  
廉則挫尊則議有爲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  
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夫音扶  
處止聲

譽平聲訾音紫毀也

君子曷嘗無材而患乎有其材故材不足以周身  
祇爲殺身之媒耳此又不若無材之無累也故至  
人往往有槩於臃腫之材若夫愚不肖以不能鳴

見殺此其分爾豈以不材爲可免邪山中之木主  
人之鴈其間不能以寸矣故曰吾將處夫材與不  
材之間張羅者於有鳥無鳥之間乃始得鳥養生  
者於材不材之間乃始全生圓機妙應固難底滯  
然此亦姑應之之辭非決然謂可故繼之曰雖然  
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道之爲體不涉兩端  
亦非中夾材不材之間故未免乎累也若夫乘道  
德而浮游者不然無譽無毀不可得而貴賤一龍  
一蛇不可得而聖凡消息盈虛與時俱化或升或  
潛和而不垂豈材不材之可名浮游乎萬物之祖

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畱居以爲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爲鄰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

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  
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

雜去聲齊疏如字  
辟音關去皮去欲

去累上聲洒音洗樂音洛

此當與昔帝華胥之夢大禹終北之游並觀世未  
嘗無此國也雖然隨其心爭則土爭吾心有華胥  
天下皆華胥矣而況其一身乎我建德而德建矣  
以魯國爲皮者吾有魯國而不忍捨吾見有於魯  
國而不我捨黏皮帶骨膠而不可開故以域進以  
域退以域喜以域憂以域生以域死何能無患刻  
形去皮洒心去欲形神俱妙我尚無有而何有魯



國是去人而獨與神俱者也建德之國立德者也  
其民愚朴寡欲無文守質知作而不知藏見在而  
足與而不求其報視棄其餘猶棄土也安知孰爲  
禮孰爲義哉恣其所之而與道俱矣之國也少私  
寡欲之國也君能剝形去皮洒心去欲則可至矣  
無形倨除僑去慢與俗和光也無留居無懷故土  
勇往精進也此皆所謂剝形去皮者也少費寡欲  
知足常足所謂洒心去欲者也故涉江浮海而遊  
於無窮恣其所之而蹈於大方彼其素所隨我自  
聲色車服以至於妻子親識官司民卒之衆皆吾

入道之資而不能爲吾憂爲吾累超然獨往君自  
此遠矣凡人之不免於患者我不忘人故內累生  
人不忘我故外憂至堯有天下而不與故不有人  
亦不見有於人兩無憂累之患使堯沁沁焉以天  
下爲事堯德衰矣君能去累除憂而獨與道遊於  
大莫之國安往而不可雖在魯國與建德何以異  
哉送君者皆自崖而反或謂學道之人旣悟則向  
之所資者皆棄此筏喻也釋氏有此論於此未當  
耳胥疏蓋需徐分散之義

方舟而齊於河有虛舡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

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避世其孰能害之

恹音扁呼去聲歛音翁

不怒虛舟而怒實舟人情大抵然也慎無以實心迎物而觸人之恹心哉方並也張歛開合也

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歛以爲鐘爲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茫

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忍隨其曲傳因其自

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况有大塗者乎

爲衛音位

附歛力斃反爲壇者以祭禱故也縣音玄侗音通傳音

鐘樂器而賦歛於民以爲之宜難成也乃三月而成上下之懸設架懸鐘上下各六所謂編鐘是也怪其成之速故問何術之設而致是唯守純一則無術之設矣既彫既琢復歸於朴始於爲終於無爲故侗乎其無知儻乎其若怠若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疆梁而往者吾弗追曲附而來者吾弗禁使各盡其情而已吾能止此而上下二懸猶

足以不擾而辨况懷大道於身者乎夫賦歛以  
事此暴君警遠之所鞭撻求而不得者有道存乎  
其間事成而民不知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從事  
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不虛語矣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佳弔之曰  
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  
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爲鳥也紛紛翬翬而  
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爲前退不敢爲  
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故其行列不斥而外句人  
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  
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  
者處名成者處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  
不明居句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削迹  
捐勢不爲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  
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  
大澤衣裘褐食枵粟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  
不惡而况人乎幾音機惡烏路反下同矜音紛跌音  
秩行音抗下亂行同知音智墮音灰  
去上聲處上聲衣去聲枵音序

所謂道德者隨在流行而無居處無文無奇若癡

若狂削迹指勢不爲功名故曰至人無名又何用  
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汗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哉粉糶舒遲貌迫脅而棲不敢獨棲疏宿也不斥  
而外不間斥不踈外也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功  
自衆成故還之也得與德同

孔子問子桑雘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踈徒  
友益散何與子桑雘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  
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  
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異日桑雩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特物

焉音戶與音餘下做此爲去聲挹音邑冷音零

以勢交者勢窮則離以利合者利盡則散惟父子



兄弟天屬之親其相憐愛尤見於窮禍患害之時  
蓋真性之所係真情之所急真知其所所以然而然  
者故林回不以千金之璧爲利而以赤子爲愛始  
無所因而合今亦無所因而離也君子以道交故  
淡若水小人以利交故甘若醴然利終不可常而  
道交之與天屬無異也其親其絕各象其應豈可同  
年而語哉此數語者探天性盡人情爲千古之名  
言故絕學捐書授弟子無挹於前鋤矜去色無可  
親之形而弟子益親故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  
悅而誠服也如也十子之服孔子也舜之將死以

其真誥告禹曰形莫若緣情莫若率緣形者因形而起而未嘗留形率情者因情而起而未嘗勞心不畱不勞則形者自形不假於外以待形反質無物而自足矣上待如待客之待言資之也下待則訓資字故聖人介之於物直以天性相對而未嘗有絲毫情智與於其間也假國名林回假人假人滅亡林回棄寶負子而走布貨利也無挹無可親挹如老子新出於沐也冷曉也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廢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

憊也。衣弊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  
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柗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  
其間，雖弄蓬蒙不能眇睨也。及其時，柘棘枳枸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  
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  
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衣去聲，大布粗。

布縻音拽，賢節反，帶也。繫履履穿，故係也。過平聲，枳  
音南，王去聲，長音帳，得氣也。眇莫練反，睨音詰，枳章  
夜反，枸音矩，慄慄小反，急也。處上聲，相去聲。

遭時得地，則物亦見其長。違時失地，雖君子不  
免於憊。比干之剖厥有由矣。比干之徵郭以爲勢。

不便而強之故受戮殆非語意莊子爲時主言引  
比干之憊以感動之未暇爲比干評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有擘槁  
枝而歌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  
角木聲與人聲犁然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  
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已而造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  
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  
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  
尼曰饑渴寒暑窮蹙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世也  
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爲木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

猶若是而况所以待夫事何謂無受人益難仰尼曰  
始用四達爵祿並至而不窮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  
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爲盜賢人不爲竊吾若取之  
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鷓鴣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  
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  
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萬物而不知其禪之  
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以待之而已爾何謂  
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  
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衆音標當去聲  
還音旋易音是

泄音胥  
焉音州

莫知音智鷓鴣音意而燕也處音褚禪音善

七日不食而歌。姦氏之風與古之無爲帝王遊得物而忘數得聲而忘音。聖人之樂夫知命而不憂如此。顏子嘗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曰：道大則廣。夫子也。廣則恐其至於蕩。曰：莫容是愛夫子也。愛故恐。其至於哀。故夫子與之論。至言焉。凡人游於世也。有順有逆。有益人皆謂處順易。處逆難。聖賢則以爲逆境易耳。順固難也。毋論人之逆我。卽天之損我。迫窮禍患。害吾順受之已矣。其事甚易。若當順境。雖受人益而所以副之者甚難。受則疑於失。已不受則疑於絕。人受而爲人用。

易以僞僞則棄其天受而爲已用又非吾所以受  
與人所以望我之意恩深而效淺則內慚續用章  
而不韜則患及非大成之人其孰能善於是者故  
曰難也道通終始無首無尾始卽是卒卒卽是始  
人卽是天天卽是人知其無之而非道不必分始  
是道卒非道知其無之而非天不必分天是天人  
非天天人合一物我兼喪我旣喪我歌是誰歌歌  
無所歌則哀無所哀矣下文又詳言之何謂無受  
天損易蓋饑渴寒暑窮窒不通此皆天地之流行  
造物之推移而非人之所能與也所謂無受天損

易者言順而受之與之偕逝不敢以爲損而求去  
之之謂也人臣之道猶不敢求去其君况於人而  
可以求去其天乎信如此則一以聽命爲主而無  
容心焉其事易耳何謂無受人益難蓋人之始用  
我也相知方新心心合契若四門之旁達而無所  
疑碍爵祿並至而尊寵無窮此其意亦難爲却難  
爲酬矣第此及人爵非天爵也我所命於天者有  
出於此外吾安得喪吾寶而惟人之徇有如受若  
直怠若事而盜若祿此賢人君子之所不爲者吾  
安得漫焉取此而已哉鵲鳩小鳥也身所不宜處



者目不及視而去之雖墮其口實亦棄而走其畏  
人而避禍如此故以知稱雖畏人而不能不游於  
人間以彼之社稷在人間不能絕粒休糧而高飛  
遠舉故耳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則人之社稷  
人之不得不從事者也既不能棄又不能徇而又  
欲審運大化以成旋轉生成之功若下文之所云  
也豈不難哉若但曰不受之而已則易矣故論荷  
責曰果哉水之難矣何謂無始而非卒天地之道  
造化萬物而不知其所以禪之者莫知其所終莫  
知其所始雖聖人烏得而窮之但能守正而待之

已耳守正而待者得志則正已而物正不得志則  
得正而斃焉與天地同其無終始而無容心也何  
謂人與天一邪人何從有有人天也天何從有有  
天亦天也天且不能自有而人能有之乎不知所  
以然而然性也聖人者安心冥物體變化之道與  
之俱終而已矣通始終爲一途合天人爲一物安  
知今日之歌者人耶天耶若曰仲尼之窮也仲尼  
之歌也是未知仲尼之道與天人之故者也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  
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顛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

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褰裳躩步執彈而畱之覩一  
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  
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  
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誅之  
莊周反入三月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  
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忘形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  
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  
而忘吾身異鵲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  
以吾爲戮吾所以不庭也

矍九縛反彈音但畱力救  
反螳螂音堂如翳音意搏

音博林音出誅昨律反誚責也且音有

睢陵陵名樊藩籬也目大運寸目之大運之可徑  
一寸也殷亦大也翼大宜逝而不逝目大宜覩而  
不覩至於感人之類而不顧不可怪乎躓疾行也  
畱宿畱伺其便也蟬得栗林之美蔭而不知螳螂  
之在其後美蔭則蟬之累矣螳螂執木葉以自掩  
而搏蟬忘其形之見乎異鵲則蟬又螳螂之累矣  
異鵲又利螳螂而忘其能覩能逝之真性以來莊  
子之彈則螳螂又異鵲之累矣物以相利者相累  
利與累二類相爲感召如此安知莊子之後又不  
有累莊子者乎故捐彈反走而虞人已在其後矣

乃自悔曰吾守物之形而忘身之真親人間之濁水而迷本性之清淵自謂浮游於大道之中而不知忽與彼三物者無以異吾有媿於師之言矣若入國問禁入境問俗至人雖游於方之外而方內之禮法不可不循率意獨往必有途窮之哭雖本無利鵠之心而已有其事雖本無盜粟之意而已有其迹可謂貪於遊逐於形而忘吾身之真清淵之瀾汨於泥滓之濁矣至人之德豈如是哉見諍之辱大矣閉閣內省不亦宜乎蘭且莊子弟子夫子或謂老子或謂長桑公莊子之師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  
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  
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  
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  
而不愛哉

行下孟反去上聲

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自美則憍恣之心勝而  
物惡之其失歡於人宜矣夫美惡形也可以移乍  
見之目久則尋常事耳賢否行也彌久彌新而人  
之愛之彌深故逆旅人之惡妾無以異於美人支  
離大瘦無以異於姦人舜以好問好察而益聖顏

以若無若虛而益賢彼自賢之行真餘食贅行爾

田子方第二十一

外篇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回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爲人也真句人貌而天虛句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

之行爲至矣吾聞子方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

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爲我累耳

數音

同葆音保語去聲知音智行下孟反解音蟹紺音經

梗更猛反土梗土人也遭雨則壞

名所以彰德外學也內學則以爲累故凡世之所  
稱者皆未能無迹非全德也若東郭順乎其徒猶  
未嘗稱之世人又安能窺之哉人貌而天虛貌與  
人同而心有天游也緣而葆真因物順應而心本  
不動也清而容物清者患於太潔而能容則得清  
之厚也一正容而物之無道者意消此豈以聲色  
化民者哉天不言而時行物生矣土梗非真物魏



爲我累知至貴不在於人爵也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友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是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

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  
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從音聽大人音符

郭子玄曰進退成規矩從容若龍虎盤辟其步委  
蛇其迹也諫我似子道我似父禮義之弊有斯飾  
也見之而不言也知其心矣目裁往而意已達無  
所容其德音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夫子奔逸絕塵回瞠若乎後矣夫子曰回何謂  
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  
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

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不化以待盡歟物而動日夜無卻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汝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汝求之以爲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汝也甚忘汝

服吾也亦甚忘雖然汝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體教庚反音端直視貌淵其刀反聚也忘音烏與音餘下衰與同卻陵同

步趨馳皆迹也有迹者可追至於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聚則妙理絕迹應變無方而不知所以然故譬之於奔逸絕塵而回踵乎若後矣此所謂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雖欲從之而未由者也心是活物爲本爲樞而至神至化若沉淪幽滯有一息不運動便是強魂死魂可哀甚於形死今夫太陽在天出於東而沒於西晶明瑩烈變化推移故萬物賴之以比方長短小大可得而數有

目者待之而見有趾者待之而行是出則作是入  
則息惟人亦然待心而死待心而生待心而死爲  
正死待心而生爲正生彼日夜相代於前而不知  
其所萌者吾之所待以爲心者也一受此以成生  
而不化以待畢以此不化者化化不已體本無動  
物來故動通乎晝夜無隙可尋而不知其終窮之  
處薰然太和而形各付形此所謂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者雖聖人不能預度其將來吾以此日往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仕止久速一任夫時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

變所適此吾汝終身交臂守之而不能舍者也豈  
非精明瑩徹真淨靈妙卓然而獨存無所隱覆無  
所擁闕無所乖戾無所倚着超越萬有而與太陽  
同運倘使之死可不哀邪汝求吾奔逸絕塵之處  
是殆知吾之所著而不知吾之所不著也心心相  
續前心非後心化化相乘前化非後化而子但以  
迹求之是彼化悉盡而汝求之以爲有何異求馬  
於唐肆唐肆豈得馬之處也吾與汝師友相服膺  
者惟此忘耳子豈以忘爲患乎故吾有迹惡可不  
忘雖忘故吾而有不可忘之吾存焉妙用時遷而

本體常在譬太陽之代謝而光景常新也此所謂  
奔逸絕塵而不知所以然者可不察歟此家學問  
與尋常主靜之論似相反實相發莊子之意說心  
是活物死殺不得心死則神化不流猶易大傳所  
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之意亦猶大學  
所謂有所念慮等則不得其正之意故心心相續  
略無滯迹然後上下與天地同流此動非散漫不  
收之動乃體天行健之動也不言靜而靜在其中  
矣若不知此意而第言主靜者枯寂朽壞非聖人  
所謂靜也步趨奔逸絕塵等皆以馬喻馬善行者

蹄不着地一塵不起故曰絕塵唐肆無塵處詩云  
中唐有躡今之過路亭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熱然似非人  
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  
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  
曰吾道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因焉而不  
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爲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兮  
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  
物生焉或爲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  
日改月化日有所爲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



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其所適。非是也。且孰爲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胷次。夫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爲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爲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爲道者解乎。此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

而猶假至言以脩心古之君子孰能脫焉老聃曰不  
然天水之於汜也無爲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  
不脩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  
自明夫何脩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  
也

也

乾音干 懋音執 又質涉 反見音現 眩玄 遍及與音  
餘 碎音壁 焉汝 汝音聲 樂音洛 滑音骨 汜音灼

孔子見老聃之時見老子罷沐晞髮懋然不動似  
非人者不敢往觸從便徙所而待之頃之入見問  
老子曰丘豈眩與其信然與向見先生形如槁木  
似遺棄萬物而真於獨化者此何形也老子曰吾

游心於物之初耳。物之初者，未有氣前，不可知，不可言者也。請彷彿而言之。夫至陰肅肅，得天而出。至陽赫赫，得地乃發。兩者交通，而物始生。此誰見其形乎？在歲功則陰消陽息，夏滿冬虛，夜晦晝明。日遷月徙，而未嘗守故。此誰見其功乎？在人則生有萌而死有歸，萌於無物，歸於未生，反覆往來，翫無端緒。又誰知其窮乎？非此虛通生化之道，誰爲萬物之宗哉？所謂物之初者，如此能游是者，至美至樂，謂之至人矣。復言游之之方，大草食之，獸不患易，數水生之，蟲不患易水。但有草有水之處，卽

其大常而其間從東從西特小變耳故喜怒哀樂未嘗入於彼之曾次也今光天之下萬物之所一也物雖生死萬變舉不出於天地之中亦猶獸之藪蟲之水而其間往來遷化特其小變耳知其爲一而處之以一是故物我皆真百體同於塵垢死生虛幻終始均乎晝夜死生尚不能亂而况小小之得喪禍福乎夫人情棄僕隸如棄泥塗謂身貴而僕隸賤也若知吾身之貴於得喪禍福而不失於變則雖萬死萬生孰足以爲心患哉嘗脩道者必能解此語矣孔子曰以夫子之德而猶假至言

以脩心古之君子誰能免於脩乎脩之功大矣老子曰不然水之才本能潤物雖汭而利用無爲而才自然也至人之心本與德俱而物自歸之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也何待於脩之有醯雞者甕中之蟻蠃覆甕蓋也以前章照之則所謂莫知其形莫知其功莫見其窮者日夜無卻者也天下之大常而萬物之所一者不化以待盡者也此二章皆莊學之大宗旨卽逍遙游所謂無窮二字而此章尤爲明切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卽釋氏之所謂無脩無得也夫子曰予欲

無言亦是之謂夫學以合自然為難合自然之謂  
脩矣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  
於無有指陰陽之氣言無指無形之理言此老子  
旨也理在氣中原不相離而老子以為先有理後  
有氣非也故橫渠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詆其  
有無為二之非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  
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  
曰周聞之儒者冠園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  
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

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

冠園古亂支園音圓句音矩缺音厥

斷丁亂友

自有儒而假儒之似者紛紛，第以冠劍衣履爲鵠，而探其中，索然無有，故儒爲世人所詬。禮記儒行篇正爲之解嘲也。自魯哀公至莊子，又百餘年，儒之可憎當益甚，其故托見哀公以立言。蓋莊子只於

儒中敬得孔子一人自餘皆不在眼故曰曾篇曰

一人爾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  
飯音反

不動心故能動人

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僂僂然不趨受揖不立固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舐音視僂音但般音盤嬴音傅贏視同



文不外見而藝有所專亦不動心之故僧者袒裼不檢之義般磻箕坐處解衣見形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曰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果色而頤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蹇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備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

烈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鯁斛不敢入於四竟。  
烈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  
鯁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  
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  
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  
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昧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默  
女無言。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  
也。屬音燭。夫夫舊註讀爲大人。順當作穎。與鬚同。而  
占反。駁音博。偏也。張音怪。下同。長丁丈反。鯁。庾同。  
音與。六斛四斗。竟音鏡。大音太。刺七賜反。

其釣莫釣。釣無所得。非守其釣有釣者也。志不在

魚志自有適也常鈞也日優游於此也典法無更不欲事更張偏令無出未嘗下一令也列土壞植散羣言不脩學殖不立羣黨同德而已長官者不成德不見其功同事而已四國庾斛大小不同而不敢入於境諸侯同律度量衡無二心矣臧丈人之治國直以不治治之爾文王曰政可以及天下乎此其心猶不忘天下故逃去而無聞非謂文王有利天下之心也嫌其猶欲以治治之也循斯湏者於羣情當悟未悟之頃因而發之以合其大情也天文人可迎文王直迎之耳何必假夢蓋知道

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之天也。自信可也，權人也。豈可廢哉！大抵此段寓言，蓋取迎太公一事，加以商宗訪傳說一事而成之。非實錄。佛氏縱廣大弘勝之談，而自謂不誑語。莊子逞滑稽無涯之辨，而自謂非吾罪。皆詰真略假，亦所以循斯須也。古今聖賢豪傑，循斯須者，豈直一事而已哉！

列御寇爲伯昏無火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厲，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火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遠巡是三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  
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  
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  
之志爾於中也殆矣矣為音位以扶又反下同遠七  
旬反怵音出恂音荀恂目且  
恐懼而動也中如字

盈貫謂溢滿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  
而左手不知故可措杯水於其上也適矢復沓方  
矢復寓郭子玄謂前矢去未至的已復寄杯水於  
肘上虜齋謂前矢適去而又沓一矢於弦沓矢方  
去而復寓一矢於弦言敏捷之妙一箭接一箭也

此說好象人謂不動之至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sub>與</sub>其法<sub>不可</sub>止<sub>吾</sub>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已况爵祿乎若然者其神

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  
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已愈有

初音許躊直笛反躊音除知音智刼切同戲義

同大音泰

鼻間栩栩息在內而有自養之意以其得失之非  
我知命而安之也得失非我則在乎彼矣然不知  
果在於彼乎果在於我乎若果在於彼於我何與  
果在於我於彼何與其在彼與我終不可知也故  
吾於人與我無不忘也方將躊躇四顧高視遐想  
於天地間而何暇知人貴人賤哉介間也卑細小  
物如鼠肝蟲臂也既以與人已愈有用之無盡也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主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喪息浪反

別者亡是而有尊，楚者存，凡君亡國而有不亡者存，至人雖死而有未死者存，天下有常存，得其常存而存之，則存矣。凡楚曷足以語存亡哉？左右曰：「凡亡者三。」一句讀「言少頃之間，而左右已三言凡亡也。」凡國名。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斧之丘。而適遭無爲謂焉。知謂無爲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爲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闕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啖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爲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

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  
至仁可爲也義可虧也禮相僞也故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  
而亂之首也故曰爲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  
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今也爲物也欲復歸根不亦  
難乎其易也其惟太火乎。知如字奔音紛闕音闕賄  
音賄屈求勿反唉烏來反

語去聲易音異

道非言之所能盡也欲以言言道則必取形似彷彿  
之物而名之執柯伐柯終非一柯又况形似彷彿  
之心必屬擬議屬擬議非道也子貢不離於

言語阿難不離於多聞於道遠矣故聖人行不言  
之教學者貴默成之學道不可致不可致而後謂  
之道德不可至不可至而後謂之德此皆無方無  
體渾淪周遍之名自仁以下皆有迹矣顧仁尚可  
爲也義則可虧不必爲矣禮則相僞其不可爲也  
決矣故道降而爲德德降而爲仁仁降而爲禮至  
於禮發泄而無餘務施報尚往來施而之則攘  
臂而從之亂自此起矣故爲道者日損先道禮次  
損義次損仁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則與道德俱  
矣今從事於仁義禮之間既已物而非直矣欲反

而歸於真也不亦難乎非大人其孰能易之莊子  
此段是老子義疏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若死生爲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

惡鳥路交復扶又反下同

彼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若以死生爲一。何患之有。夫萬物本一耳。無神奇無臭腐。而凡情妄執。橫加分別。意所美者卽爲

神奇意所惡者即爲臭腐若毛嫱麗姬人之所美  
魚鳥之所惡無舉天下而神奇之者無舉天下而  
臭腐之者故神奇臭腐卒無定在前之所是後或  
棄之昔之所非今或收之且陰陽萬物理本反覆  
上極則反下下極復反上汗泥生蓮花蓮花落復  
爲汗泥嘉穀爲矢溺矢溺糞田又復爲嘉穀反覆  
相生何有窮極惟聖人爲能一之故當生不謂之  
生當死不謂之死何欣患於其間哉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爲謂無爲謂不應我非不我應  
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

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  
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  
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  
之以黃帝爲知言。

中欲告而不我告欲告而中止也。禪家云若親證  
時隨處隨念悉足現量之境。但持文義者只是陰  
識依通。一遇逆順時境便成礙滯。一遇差別間處  
皆墮疑情。如益官和尚勸華嚴大師云華嚴經有  
幾種法界對云略而言之有十種法界廣而言之  
重重無盡師豎起拂子云是第幾種法界當時低

莊子 齊物論 卷之二  
三五  
頭擬對師訶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  
孤燈果然失照出去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  
理而不訖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  
至人無爲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  
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知其根也扁然而萬  
物自古以固存六合爲巨未離其內秋豪爲小待之  
成體天下莫不沈浮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  
其序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扁音翻離音利昏音昏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地四  
時萬物皆不言而顯著聖人之無爲無言法天地  
也萬物或死或生或方或圓紛然有百化而神明  
至精亦與之百化莫知其根翻然而存也故六合  
雖大不出神明之內秋毫雖小亦待神明而有庶  
生升降於其內而日新無窮四時往來於其內而  
推行有序儳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並生並  
畜而不知其所以然神明至精此天下之大本大  
根也可以觀天矣天者自然之謂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



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  
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  
寤被衣大說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  
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  
何人哉。被音披瞳音充未有知貌說音悅媒音妹

齧缺王倪弟子被衣王倪之師也凡爲道者先須  
正形端色制其外以養其中使邪僻不干其次則  
收斂目賊勿取多境使之返一內觀自然和理來  
歸汝身矣其次則收攝知慮葆光戢采又次則齊  
一常度無令遷改則神不外馳而自藏精進堅

汝之神明自來舍止矣守一不散故道德厚  
第曠焉如新生之犢無知直視所謂愚若鄙者不  
求故迹與日俱逝所謂乘日之車以非襲域之野  
者至道不繁易簡而已玄談未終而齋缺已悟忽  
焉大寐蓋凝神凝和之契也於是被衣喜躍而贊  
之稿木形骸灰土心思直任真知不以故自持新  
吾皆吾無復故吾媒媒晦晦忘心忘息照遺明  
非凡心所議彼何人哉其天人與則被衣之所言  
卽齋缺之所得矣兩一字最妙古來只是抱一前  
三句是從外起粗工夫後三句是從內做精工夫

無不從眼視做工夫起者孔子曰非禮弗視庶成  
子曰無視無聽佛曰色卽是空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  
得有天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  
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  
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  
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  
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蛻音退蛇蟬解處上聲

若身是汝有者則美惡生死當制之於己今氣聚  
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此乃天

地陰陽偶結其有餘棄置之氣而成形偶結其有餘棄置之和順而成生與性命又偶結其有餘棄置之蛻脫而成子孫故行往食味皆不可知其所以然悉天地強有餘委剩之陽氣爲之運動也豈汝所得而有邪知其不可得而有則知道不可得而有矣不有道乃所以有道也。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齋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培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將爲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

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  
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  
聰明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夫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且夫  
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  
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  
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  
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  
與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  
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暗。暗物也。雖有壽夭。相云

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爲堯桀之是非。果菽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謂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入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漭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矢。毀墮其天。參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晏宴同音開齊  
側皆反淪音藥持



精神自生於是四肢強固思慮詢達耳目聰明其  
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全而性得然後可以稱  
人焉彼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廣日月之所以行  
萬物之所以昌皆此道爲之主宰也而况於人乎  
且夫知者不博博者不知慧者不辯辯者不慧博  
知辯慧聖人之所棄而不生不滅無加無損者聖  
人之所保也淵乎其若海魏乎其終則有始何加  
損之有故運量萬物而不匱者可謂搏陰弄陽稱  
得道矣然不免於有心君子而已彼其外與若夫  
無心於萬物而萬物自資焉無所匱乏出之不窮



此則非陰非陽而後謂之道中國有是人焉以其  
處於天地之間第且稱人顧爲人者暫爾無何將  
復反陰陽之宗矣此然後可謂得道蓋自謂也故  
人之稱人者從末而觀也從本而觀則生非久存  
之物譬啗醜之氣偶聚會而成聲也雖有彭殤壽  
夭若堯桀之不齊何足是非分別於其間哉天下  
之物莫不有自然之條理果茲尚然而况人類乎  
雖世途險巇而尊卑齒叙本有常倫聖人與之遭  
則因物付物而不違其理比其過去又與化俱徂  
而不留其迹調和偶合而順應之此之謂道德此

之謂帝王矣。人生世間若馳駿駒於小隙，歛忽已盡，誰能久存？注然勃然，莫不出生；油然溲然，莫不入死。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在造化視之，如卉木生春，木葉脫秋，乃大常之微事。而生人之徒所見不遠，則謂之崩圻大變，而橫加號踊於其間，豈知人之生也。如弓之在弦，書之在袞，不勝束縛之困死，則解毀墮泰，變化紛緼，魂魄二物將各返於陰陽，而身乃從之。此人之大歸也。焉有人而可以久客無歸者乎？始則由無形而至於有形，終則由有形而至於無形，乃人間之近事，非詣理至人之達務。

也雖蚩蚩凡庸皆能論之矣第庸人所見不透則  
相與聚而論之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善見者不  
必指而後見善辯者不必言而後詳道不可聞聞  
不若塞夫惟有不聞之聞者此之謂大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  
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甕曰何其愈甚邪  
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  
質正獲之間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無  
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

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  
終窮乎。嘗相與無爲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  
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夫而來不知其  
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閱大知  
入焉。而不知其所窮。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  
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際。不際者也。謂盈虛衰  
殺彼爲盈虛。非盈虛。彼爲衰殺。非衰殺。彼爲本末。非  
本末。彼爲積散。非積散也。惡音烏。髡音關。屎尸音反。矢同。溺乃弔反。監音緘。倫  
音希。間音閑。彷彿音旁。馮音平。閱音宏。大知去聲。殺音  
麗。

期而後可欲。指名其所在也。道無不在。不簡微賤。

東郭子未達謂道至清高而卑之至於瓦甃已非  
矣曰在屎溺不太褻乎莊子曰道有本質有末標  
夫子固問道不問本也既竟其所在則宜及於至  
穢至賤之處舉末彌可知本譬之問豨者履其股  
脚而肥瘠愈明也言愈下則道愈况矣正市正獲  
其名監市市魁豨猪也買猪之法踐其股脚之間  
而肥瘦莫逾蓋股脚近下豨肥之處此肥則無不  
肥矣以喻屎溺卑下皆道所在道何所不在乎汝  
曰期而後可則有所必矣故吾亦以瓦甃矢溺論  
汝惟莫必則天下之物無非道而詎有逃物之道

雖大言亦然。今夫周徧成三者異名而同指皆大義也不可謂周是大徧非大不可謂徧是大咸非大也。試相與遊於無何有之宮并口而論道何所終窮乎。試相與并力而爲又何爲乎。豈待澹之而後靜乎。漠之而後清乎。調和之而後閒暇乎。使人心寥然無着不可思議無往而不知其所至往而復來不知其所止往來既已而不知其所終彷徨放任馮闕虛曠雖玄聖大知游於其中而不知其所窮大道芴荒與物無際若物則有際矣。道無非物有不際之際物無非道有際之不際物之數有

盈虛有衰殺有本末有積散而盈虛非盈虛衰殺非衰殺本末非本末積散非積散不可得而窺其際也凡滯鄙情則有分別聖人達觀何分別之有  
芻荷甘日中參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句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垺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足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

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冥音阿隱音印下同喚音

但弁音奄嬾音剛處上聲

隱憑也。麥排也。喑然放杖。聲天與夫子皆指老龍。吉至言非世人所解。故曰狂言。言老龍吉。知我偏僻鄙陋。慢訑不專。故背棄吾徒而死。無復玄談。開發我心矣。弁嬾弔之曰。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彼老龍吉於道未始有得。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况體道深玄者。肯露其言乎。夫道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人欲狀其彷彿。則謂之冥冥。冥冥所以狀道而實非道也。道不可論。故藏其狂言而死者。庶幾近



道而論道者非得道者也。秋毫之端細矣，而猶未  
得其萬分一，喻其無所得也。詞若賤之，實則贊其  
無得之得也。若於秋毫之端萬分一有所得，則失  
之遠矣。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  
問乎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  
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  
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  
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  
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

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不知者合理，故深玄而處內；知之者乖道，故粗淺而疏外。中而歎者，不待其辭之畢而歎也。無四方

一上下無往古來今外觀乎宇宙者知無窮矣神何  
由降明何由出內知乎太初者知無窮矣二復此  
章將一切言說一時掃盡直至於無可思議萬宇  
皆空

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  
而孰視其狀貌窅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  
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  
能有無矣而未能無也及爲無有矣何從至此哉

齊音杏搏音博

成玄英曰光曜者能視之智也無有者所觀之境

也智能昭察故假名光曜境體空寂故假名無有而智有明暗境有淺深故以智問境有乎無乎妙境希夷視聽斷絕審狀察貌惟寂惟空故光曜歎其爲至焉謂光明照耀者其智尚淺僅能得無喪有未能雙遣有無也若無有者非直無有乃亦無無以無之一字無所不無言約理廣窮理盡性故歎其何從至於此也郭子玄曰此皆絕學之意也於道絕之則夫學者乃在根本中來矣故學之善者惟不學乎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

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  
無視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  
其用而况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捶音贅與錘同  
義郭音朵謂玷  
捶鉤之輕重玷音點蓋揣義與音餘好去聲

大馬官名捶鍛也鉤馬腰帶也大馬之捶鉤者大  
馬家有此工人也不失豪芒占捶鉤之輕重而無  
豪芒之差也所以至老而長得捶鉤之用者賴其  
專精疑慮不用之於他物也况乎體道聖人并其  
不用者而無之則其成大用而萬物莫不稟資焉  
不亦宜乎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邪仲尼曰可古猶  
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  
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  
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  
今之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  
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  
未應矣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有待邪皆有  
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者非物物出不得  
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  
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

復扶又反見音現爲  
音位先去聲

此章是莊子學問大根源。卽章首無窮二字。古猶  
今也有今則有古今無窮則古亦無窮以近推遠  
其理一也。冉求聞之既昭然明矣退而思之則又  
謂今可知也未有天地之先竟不可知也。今非所  
以例古也。故曰昔者吾昭然而今昧然。仲尼曰昔  
汝之昭然也。心靈開朗既受吾言矣。今復昧然則  
三思起惑更爲不神者所蔽而索之於我邪。世未  
始有古今世未始有始終。天地常在無未有之時  
亦無有盡之時也。譬汝今未有子孫也而謂汝有  
子孫亦三世世無極理所同也。冉求尚未悟。乃夏

思索仲子曰汝無庸思矣無庸應矣蓋不思而得者乃直得思之更爲不神者求也凡生者自生不以有生而生天下之死故知天地無始時也死者自死不以有死而死天下之生故知天地無盡時也自死自生初無所待而人物終無盡若各有一體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如汝所問謂天地有未有之時則謂物有先天地生者矣世豈有先天地生之物邪大凡物不能生物以物不得先物故也雖無數劫世以上猶其有物也時無窮息猶其有物而無窮息也故知天地無未有之時也物物相禪



而無窮生生相待而不息故聖人之愛人亦無窮  
息亦乃猶夫是也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  
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  
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  
始初無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然自  
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  
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無則無極有則有盡  
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  
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  
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始也陸子靜少

時問天地何所窮際其笑而不答非不答不能  
答也正使從來聖賢窮古絕今之識回此一答只  
說得一箇無盡無極終不能去人之疑此秋水篇  
中所以說言有所不能論意有所不能致又說六  
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說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皆  
此意也論者乃謂天地有混沌之初吾所未解卽  
有混沌千萬混沌之先奇萬混沌之後復何終始  
哉其大亦然卽乘萬天字之外復何天宇也人皆  
謂形體有盡心無盡以今觀之心亦有盡惟天地

無盡天地之大也蓋於心之所不能致益之以詭辭怪說亦不可窮而後知道真有不可知之神也心之所極幾何哉乃予靜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乃至西海南海北海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與此聖人之愛亦終無已意正契合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德冠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化安與相靡必與之莫多豨韋氏之困黃帝之

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整也。而况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梟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謂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齊知之所知。則淺矣。臺音躋處上聲與音餘樂音洛下同去上聲

將送也。人心如鏡。不送往不迎來。則事心之術也。

管子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外化而內不化者外物無常隨機順應而內心有主凝定自如也內化而外不化者中無主宰好變多機而外與物膠沉冥顛蹶也夫天下之物理無常而非無常者所能持聖人之心淵然渾然與太虛同其靜定而春生秋殺待物自來故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有所化安有所不化又安見夫物而與之相靡順哉必與之靡順亦中節而止無所求多此古之人所謂升化而內不化也且外物之遷心也豈一日哉在昔天下一家未嘗有藩

籬爾我之分也。自稷韋時始爲囿，至黃帝時而圃。又至石盧而宮，湯武而室，氣象之踈密，局量之小大若此殊矣。雖爲宮爲室，尚未有人也。至於學術分岐，稱君子者出而，又人矣。造化瑰奇，陰陽善變，故自儒墨之師尚，且甲是乙否，嗷嗷爭鳴，而以是非相整矣。也舊矣。又况今之人，其鼓頰撓脣者，又何窮限而能使道不爲天下裂乎？惟任其論之紛紜而付之自定，任其事之遷變而付之自爲，而然後謂之善游。聖人爲能善處物而不傷，故物亦不能傷。惟無所傷者爲能與人相將迎焉。本無將迎

而言能與人將迎者深明其無將迎也且外物之  
遷化不獨外物亦人情也情無常存遇境輒變觀  
山林阜壤則欣欣然樂樂未畢也而繼之以哀哀  
樂之來不能禦去不能止所謂當其所遇曠然自  
得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物遷感慨  
係之矣悲夫故譬人之於世猶物之於逆旅耳夫  
可常哉哀樂吾情也尚不能自主可見外物當化  
而以一覘齊之者非也執心如石處世若仇已往  
而送當幾而畱未來而將三心交戰而一真內滄  
務窮人之所不知以爲明務強人之所不能以爲

工又何爲哉夫智有明闇能有工拙各專其業亦不可強爲知之所遇可知而所不遇者不可知能之所能可能而所不能者不可能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不知不能固人之所不免也而務免乎人之所不免惑惑焉將且迎之不已豈不悲哉至言去言至爲去爲至知去知必欲齊知之所知知愈多而愈淺矣